



1949—1979

甘肃儿童文学选

甘肃儿童文学选

1949 — 1979

中国作协甘肃分会 《甘肃文艺》月刊社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儿童文学选

中国作协甘肃分会 编
《甘肃文艺》月刊社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314,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85

书号: 10096·186 定价: 1.31元

出版说明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取得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广大文艺工作者奋起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清算了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冲破了他们设置的种种禁区，砸烂了他们强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在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而战斗的大好形势下，在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由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甘肃文艺》月刊社和本社编辑部分别选编了三十年来我省比较优秀的短篇文艺作品，集成《甘肃短篇小说选》、《甘肃散文特写选》、《甘肃诗歌选》、《甘肃小剧选》、《甘肃儿童文学选》、《甘肃歌曲选》等六本选集。这六本选集编入的数百篇作品，反映了建国三十年来我省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战斗历程，歌颂了我们时代的新风貌、新人物。特别是以反映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为题材的一批作品，深刻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歌颂了广大人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而进行的不屈的斗争，展现了他们解放思想，决心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英雄气概。六本选集的作品，题材是广泛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这些作品的作者，有我省知

名的作家，也有一大批初露才华的新手。六本选集是我省三十年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小结，必将促进我省文艺创作不断繁荣和发展。

由于篇幅所限，还有很多好的作品未能一一选入；入选的作品，也不尽是我省最优秀的作品。在编选工作中，广大作者提供作品，提出建议；给了编辑工作很大支持。有些同志为选集的辑成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我们谨表感谢。由于时间紧迫，资料缺乏，编辑工作难免会有缺点、疏漏，希望读者和文艺界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小 说

雪·····	高天白 (1)
田田·····	王家大 (11)
鼓手·····	曾万谦 (19)
敲门·····	路 野 (31)
入队·····	何 来 (39)
哥哥·····	王家大 (45)
烽火少年·····	张顺欣 (51)
虎子敲钟·····	李田夫 (60)
小牛·····	金吉泰 (69)
骑上银鬃驹·····	(蒙古族) 艾力布扎木苏 (77)
金色的大雁·····	冉 丹 (86)
红珊瑚腰刀·····	法 兰 (95)
欢乐的手鼓·····	陈 礼 (105)
英雄小羊倌·····	孙志成 (118)
雨夜的红灯·····	王守义 (124)
闪光的石头·····	冉 丹 (136)
蓝蓝的天·····	李百川 (148)
为了明天·····	李栋林 (159)
铁蛋·····	谷德明 (181)
小巴格木的秘密·····	安可君 (190)

火红的枣林·····	张金栋 (197)
风雨红领巾·····	浩 岭 (218)
马家父子·····	赵燕翼 (235)
一只滩羊的风波·····	王 涛 (250)
逮猴儿·····	浩 岭 (276)

诗 歌

小将压马·····	(东乡族) 汪玉良 (285)
牧童宝笛(民间传说)·····	李云鹏 (291)
蒂巴的红领巾·····	夏 羊 (310)
来把心上歌儿唱·····	祁 山 (314)
园丁, 我终生的理想·····	孙华文 (316)
义务服务员·····	张嘉昌 (318)
朵朵红花(儿歌二十七首)·····	孙华文等 (320)

剧 本

他的名字叫雷锋·····	路 野 (343)
小斑头遇险记·····	杨 雄 (353)

科学幻想作品

金箭号返航·····	潘 俊 (369)
到珠穆朗玛峰去·····	费金深 (381)

童话、童话诗

盘龙草的故事·····	赵燕翼 (401)
花匠和王子·····	段 玫 (413)
红公鸡和大白鸭·····	刘启舒 (417)
骄傲的小青蛙·····	周梦诗 (421)
白头翁的教训·····	曹树莹 (427)

雪

高 天 白

大岷村一带的房院林木，山峦沟涧，完全被雪遮住了。狂风吼叫，雪团滚动旋转，好象要把这整个的山村抬起来，抛开去。

撒拉族初级小学安置在两间用木板盖成的平顶房子里。房子周围已经积起三、四尺高的雪堆，窗户外面那一长溜灌木林，也被积雪掩埋着，变成了白色的矮墙。

屋内燃着松柴火，烟雾腾腾。新来的回族女教师马玉华被呛得直咳嗽，再三忍耐，总算讲完了课。该让孩子们回家了。她快步走去，打开房门，猛乍扑进来的暴风雪，差点儿把她吹倒。在平原地区长大的马玉华，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凶猛的暴风雪。她禁不住失声尖叫：“哎呀呀！好大的风雪，你们怎么回去呢？”

生活在山区的孩子们却格外欢喜，又是嚷又是笑，象一群小鸟儿，扑楞楞从她身旁飞出去，有的跌倒了，爬起来又跑，有的把书包搁在头顶，双脚一滑，哧溜溜滑下斜坡，连滚带跌，钻进风雪里看不清了，还有的抓起一把一把的雪团向前扔去，跟着是一串银铃儿似的笑声。

马玉华简直看呆了，好一阵才悄声自语：“他们都习惯了，我也要习惯这种自然条件才对。”

马玉华是不久前响应共青团的号召，步行了两百多里路，来到大岷村做小学教员的，她要向撒拉族的孩子们传播知识，要扶植

这些孩子们成长，也要在这暴风雪的环境中锻炼自己。

这阵儿，风雪象波涛似的拥来，吹打在她滚烫的脸上，她也不在意，回想刚才讲课时，孩子们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的，热爱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在今天的农村里多么重要啊！把这崇高的革命思想传播给撒拉族的下一代，太有意义了。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雪花，想去关门，但是费了很大的劲，却怎么也关不拢那又厚又大的门板，暴风雪象一只巨大的手，使劲推门。象她这样胳膊上没力气的矮个儿姑娘，要关严门板，是相当困难的。忽然一条大木杠在她面前横搁下来，一个孩子猫儿似地爬上这条斜顶住门板的大木杠，越往上爬，木杠越把门板顶向前去，孩子爬到大木杠头上的时候，门板就哐啷一声关得严严实实了。

马玉华乐了，伸开胳膊想把孩子抱下来，孩子一笑，嚯地跳到地上，又抬起脚，踹了踹大木杠着地的一头。这就牢靠得多了，再大的暴风雪也休想推开，单听见雪团打在门板上，发出擂鼓般的声音。

马玉华说：“太好了，往后，我就学你这样顶门板。”

“不是天天都有这么凶的风雪，一冬也只有两三回。”孩子的口气很象成年人。

“你叫什么名字？”

“韩瓦刀。”

大岬村的撒拉族多半都姓韩，瓦刀这名字，在孩子们中间就有好几个。

“你也叫韩瓦刀？”

“我是大槐树背后的韩瓦刀，我阿爸的名字叫尤素夫。”

这就明白了，马玉华刚到大岬村，曾经挨个儿访问过学生家长，见过住在村东头的韩尤素夫。

“今年几岁了。”

“十岁。什么活都能干了。”韩瓦刀扬起红扑扑的脸蛋儿，一本正经地说。孩子长得满壮实，个儿搭齐马玉华的肩膀。

“真不简单，说说看，庄稼活上，你最喜欢干哪一样？”马玉华有趣地问。

韩瓦刀庄重地说：“用背斗干活最攒劲了，背粪积肥，背石头砌墙，都行！可我最喜欢割麦，跟小伙子们一样，割的又快、又齐。”

马玉华拿起孩子的手一看，是干粗活的手，巴掌厚实，指头短粗，长着老茧。她想夸赞孩子几句，可是刚刚张嘴，一股柴烟呛得她又咳嗽又打喷嚏。

韩瓦刀挣脱她的手，象小兔子似地三跳两蹦，来到火边，捞起拨火棍儿，挑开中间几块冒烟的板柴，长长地吹了几口气，火苗儿噼啪响，很快地，浓烟稀少，房子里清爽了。

马玉华看在眼里，甜在心上，拿来一罐熟牛奶，想煨热了，让小瓦刀喝。

“肚子饿吗？等会儿喝牛奶吧！”

“饿。可我不喝牛奶。”

“为什么？”

“我家有奶牛，阿妈天天给我喝牛奶。可你没喂奶牛啊！”

马玉华笑起来。撒拉族社员们家家都喂有奶牛，每天可以喝到鲜牛奶。她是向公社牛奶场订购的，一天一瓶，学生们都知道。懂事的小瓦刀说什么也不喝马老师的热牛奶，只在火边拿起一个烤焦了皮儿的洋芋，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

马玉华快乐地想，这样的孩子，淳朴、健壮、能干活，学了新知识，将来一定会成为很有用的撒拉族青年。

屋内的光线暗淡了。马玉华醒悟般地说：“嗨！我们都糊涂

了，用劲儿关住门，人怎么出去呢？天黑了，你应该回家啦！可你刚才为什么不跟他们一块儿跑出去？”

小瓦刀偏着头，瞅了瞅木板壁上开的四方形窗子。他知道，天当真黑了，窗纸上的白色，是雪照亮的，但却不慌不忙地说：“马老师，我留下来，就是想再问一问，当个公社社员，给集体干活，要老老实实，对吗？”

“怎么不对呢？给集体干活，不能耍奸溜滑。”

“假若有人光想着多得工分，给集体带来祸害，怎么办呢？”小瓦刀的神情十分严肃。

马玉华说，“光想多得工分，损害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这就是不对的，要帮助教育。”接着她又把今儿讲的课，大略地说了一遍，还举了两个本村公社社员的好行为，来说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小瓦刀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留心听着，看得出来，老师的教导，句句都牢记在心里了。

“不早啦！小瓦刀，快回去，要不，你阿爸会发脾气的。”马玉华要去开门。

“不开啦！”小瓦刀说，“我要是从门里出去，你独个儿怎么能关住门呢？”

“那你总得回家呀！”

小瓦刀格格一笑，跳上窗台。

“不行，窗台下边是灌木林，雪会把你埋住的。”

小瓦刀只说了一声：“不要紧。”用脑袋顶开窗扇，就跳下去了。

马玉华连忙跑到窗前，只见小瓦刀飞快地踩着积满雪团的灌木林，好象踩在一堵神奇的活动的墙壁上。这个身穿红毯

鲁^① 短褂的孩子，简直象一只火红的狐狸，连跳带蹦，灌木林喀喳喀喳作响，转眼工夫，小瓦刀消失在灰蒙蒙的山间野路上，只传来清亮的喊声：“马老师，明儿见……”

马玉华又吃惊又欢喜，撒拉族的孩子跟他们的父兄一样强悍。她仔细看了看窗户，心里越发感动，这孩子真机灵，窗户是背着风雪，所以用不着使多大的劲儿，就关住了窗扇。韩瓦刀象一团火，温暖着马玉华的心，她坐在飘散着松柴烟味儿的木板房里，很久很久，听着窗外暴风雪的怒吼，准备第二天的功课，并且睡了一个透觉，精神爽快地迎接又一个明朗的早晨。

大岬村的孩子们早晨不上学，多半都跟自己的父母下地劳动，吃罢饭，约莫在下午一点左右，才来到这两间木板房子里，听老师讲课。

奇怪的是大槐树背后的韩瓦刀没有来，马玉华多么想见到这个孩子啊！难道是韩尤素夫给孩子安排了过多的活儿，耽搁了他按时来学习？

有同学说，韩瓦刀帮着父母，给生产队用石头砌羊圈，也许还没有完工，韩尤素夫才没有让儿子抛下活来上学吧？

这一天，韩瓦刀一直没有来上课，马玉华心里很惦念他。

放学以后，马玉华顾不得生火做饭，披上棉大衣，裹好毛围巾，踏着积雪，走到村东头大槐树背后，去看她喜爱的小学生韩瓦刀。

韩家俩口儿刚吃罢饭，尤素夫坐在小凳上修补背斗。瓦刀的阿妈正在洗锅抹灶，看见马玉华进了门，她先瞅了瞅尤素夫，然后强打笑脸说：“马老师，真是稀客啊！有要紧事吗？”

“我是来看瓦刀的，今儿他怎么没到学校里来？”马玉华边

①毛织品。

说边四下里看，在这间烟熏火燎的小屋里，没有韩瓦刀。

韩尤素夫白了女人一眼，对马玉华说：“瓦刀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腔调瓮声瓮气，好象敲着一个大砂罐儿。

马玉华还想问话，看看韩尤素夫一个劲地修补背斗，脸相很不高兴。马玉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退了出来，对瓦刀的阿妈说：“明儿一定让他到学校里来，孩子已经十岁了，才开始念第一册哩。”

瓦刀的阿妈只说了一句：“是啦！”又偷偷瞟了尤素夫一眼，便把马玉华送到门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忍住了。

马玉华小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很想知道小瓦刀哪儿去了。”

瓦刀的阿妈回头看了看门内的尤素夫，嘴里支吾，眼眶里却漂起了泪花儿。

马玉华很着急，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发生了什么事？快告诉我吧！你们爱孩子，做老师的和你们一样，也十分关心他啊。”

瓦刀的阿妈拉着马玉华向前走了十来步，掉回头，看不见尤素夫了，才小声说：“瓦刀脾性犟，跟他阿爸顶嘴，挨了一耳光。”

马玉华吃惊地说：“怎么能打呢！小瓦刀是个好孩子，有什么事情跟他说清楚，他会明白的。”

瓦刀的阿妈说起孩子挨打的情由：他们俩口儿一清早带了孩子，到东沟坡头上去砌羊圈，三个人用背斗把坡底下的石头背上来，砌着三堵低矮的围墙，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还有小半堵围墙没有砌成，尤素夫一时胡涂，想出了个“省工减料”的办法，只在两边稀稀拉拉砌了一些大点的石头，中间塞了些坡头上的小石头，外表上看来，是大石头砌的围墙，却没有依照队部的质量要求。这样砌的墙不结实，如果羊群撒欢了一拥挤，这半堵围墙就

可能倒塌。阿妈有点担心。瓦刀听了阿妈的话，心里更不高兴，万一明儿队上的羊群进了圈，把这半堵围墙挤垮怎么办。父子二人争吵起来了。“这孩子当真学了一些新名词儿，什么集体利益呀！资产阶级思想呀！咱们翻身户更不能损害集体利益呀！他阿爸心里急，又见儿子教训自己，就打了瓦刀一耳光。孩子难过透啦！饭也没吃，跑出去到这阵儿还不见回来。他阿爸想来想去，心里也有些动了，就是要那号倔脾气，嘴上不认错，懒得把孩子找回来。”瓦刀的阿妈说着，眼睛里滚下了泪珠儿。

马玉华劝她不要伤心，说是替他们去找回小瓦刀。

“那就多谢了，劳你的神啦！”瓦刀的阿妈感激地望望马玉华，又回头看看，小跑儿回屋里去了。

马玉华紧了紧毛围巾，刚走几步，心想：“我是一个小学教员，又是一个共青团员，这事我不能不管。我要好好地和韩尤素夫谈谈。”随即掉转身子，走进韩家。

尤素夫一见马玉华的脸相，紧张地站了起来。

马玉华说：“老韩同志！想想看，因为急用，队部才决定在严冬季节砌羊圈，这本来就会影响质量，如再偷工减料围墙砌不牢靠，要是被羊挤垮了，砸伤了公社的羊，这不是大家的损失吗？”

尤素夫用难过的眼神瞧了瞧瓦刀的阿妈，低下头，又坐在小凳上，手指发抖地继续修补背斗。

瓦刀的阿妈给马玉华丢了个眼色，说：“马老师，天快黑啦！孩子还不见影儿呢！”

马玉华说：“我就去找小瓦刀，可你要多劝劝尤素夫，每个社员都应该捧出真心，扎实地干活，人民公社才能巩固，才能六畜兴旺、生产发展，大家的日子才能一天比一天好……”

瓦刀的阿妈瞅着尤素夫，连声说：“这个他明白，他明白，

好话是开心的钥匙嘛！”

韩尤素夫的头压得更低了。

马玉华又讲了一番道理，见尤素夫老是低着头，不哼不哈，只是用那抖个不住的手指头修补背斗，便退了出来，一心去找小瓦刀。她到几个学生家里去问，都说没有见到，后来，听一位老阿爷说，看见韩瓦刀背着背斗出了村，朝东沟坡头上走去了。

马玉华一股风似地跑出村子。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积雪很厚，明晃晃，软绵绵。有时候，她踩进齐膝盖深的雪窝里，费很大的劲，才能拔出脚来。山野静悄悄，看不见人影，只传来一声两声老鹅叫。她想，那么小的孩子，在这没有人烟的野地里去干什么？听人说过，冬天的山林里，最容易碰见狼。她想到这儿，心里很着急，应该赶快找见小瓦刀，拉着他那粗糙的小巴掌，领回家去。她高一脚，低一脚，踏在崖坎上，踩在雪窝里，累得浑身是汗，却也顾不得这些，只管张大嗓门儿喊：“韩瓦刀！小瓦刀！你在哪儿？”传来山林的回声，就是听不见小瓦刀的答应。

来到东沟坡头上的羊圈，在马玉华看来，这三堵围墙砌的很整齐，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引起注意的是半堵土墙旁边放着一堆石头，再仔细看，有牛皮靴的印子，不象大人的，定是小瓦刀的鞋印了。马玉华跟着鞋印，离开这堆石头，朝前走去，踏过满是积雪的山坡，越往坡下走，积雪越深，有的地方深到腿肚子上了。在银光闪闪的坡底下，她忽然看见，有一个人背着背斗，往坡上走来。马玉华心里一动，连溜带滑地奔了下去，一看，正是他！这个十岁的撒拉族孩子，弯着腰，背着满背斗石头，踩着齐膝盖深的积雪，是那样地专心，那样地用劲儿，大声地喘着气，一步一个雪窝儿地走着，没有发觉迎面跑来的马玉华。

“瓦刀！瓦刀！我的小瓦刀！”她大声呼唤，激动地伸出

双手。

小瓦刀认出是马老师，身子一歪，把背斗靠在崖坎上，快跑几步，扑在马玉华的怀里。

“马老师，我做的对吗？”小瓦刀急切地问。

马玉华忙说：“对对！你正在做一桩对公社有益的事情。”

瓦刀说，他虽然挨了耳光，还是在想，不能欺骗生产队，于是背了背斗，从坡底下一趟一趟往上背大块石头，从傍晚到这会儿，已经背了八趟石头了，现在是最后一趟，他就要拆掉那小半堵围墙，连夜从新砌好。

马玉华激动地说：“小瓦刀！好兄弟！你真有出息，学到就做到了。”

小瓦刀象个撒拉族的汉子那样干脆，一甩手，快乐地说：“走！越快越好！我要把墙砌成，明儿一大早，羊群就要进圈了。”

马玉华不让孩子再背，坚决背起背斗走向坡头。她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脚下不稳当，背上很沉重，虽然离坡头不太远，却感到一阵比一阵费劲，汗水象雨似地在脸上淌着。可爱的小瓦刀紧跟在她身后，双手托住背斗，不住地叮咛，叫她踩牢，免得摔跤。背到围墙边，小瓦刀帮助她扶住背斗，倒出石头，又脱下自己的羊毡帽，亲切地说：“马老师，擦擦汗。”

马玉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望着小瓦刀汗津津的头说：“快戴上，小心着凉。”

月亮已经升高了。马玉华挽起袖子说：“小瓦刀！我跟你一起干，一定连夜修成”。

小瓦刀学了一套阿爸砌墙的本领，马玉华递石头，他砌墙，墙基用的是大石头，挨缝儿砌着棱角不同的小石块，砌的端正齐崭，煞是好看。

随着“瓦刀！马老师！”的喊声，他们看见，前边跑着韩尤素夫，后边跟着瓦刀的阿妈。小瓦刀欢乐地大叫，迎上前去。阿妈一下子搂住孩子，声音发颤地说：“我的孩子！累坏了吧？饿坏了吧？”急忙掏出几块饼子。

小瓦刀接过饼子，笑着吃起来。

韩尤素夫结巴地说：“马老师，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我错了这一回，再不做错事了。”

马玉华说：“知道不对就好啊！咱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共产党的好处，要实心实意地给集体的事业铺砖添瓦呵。”。

尤素夫摸着孩子的头说：“瓦刀，往后，阿爸要老老实实干活，决不蒙哄生产队。”随后就叫瓦刀的阿妈递石头，他动手砌墙。马玉华和瓦刀也参加了这一场愉快的劳动。

深夜，马玉华才回到那两大间木板平房里，生起了火，浓烟直冒，呛得她又不住地咳嗽。她学着小瓦刀拨火，吹火，心里十分欢喜，从破窗孔里朝外望，月光照着积雪，明朗洁净。山风刮着屋外灌木林上的积雪，发出沙沙的响声，好象对她说：休息吧，明天，韩瓦刀和他的小同学们又将高高兴兴地来听你讲课哩！